

性理大全

性理大全

性理大全



性理大全書卷之九

皇極經世書三

邵伯溫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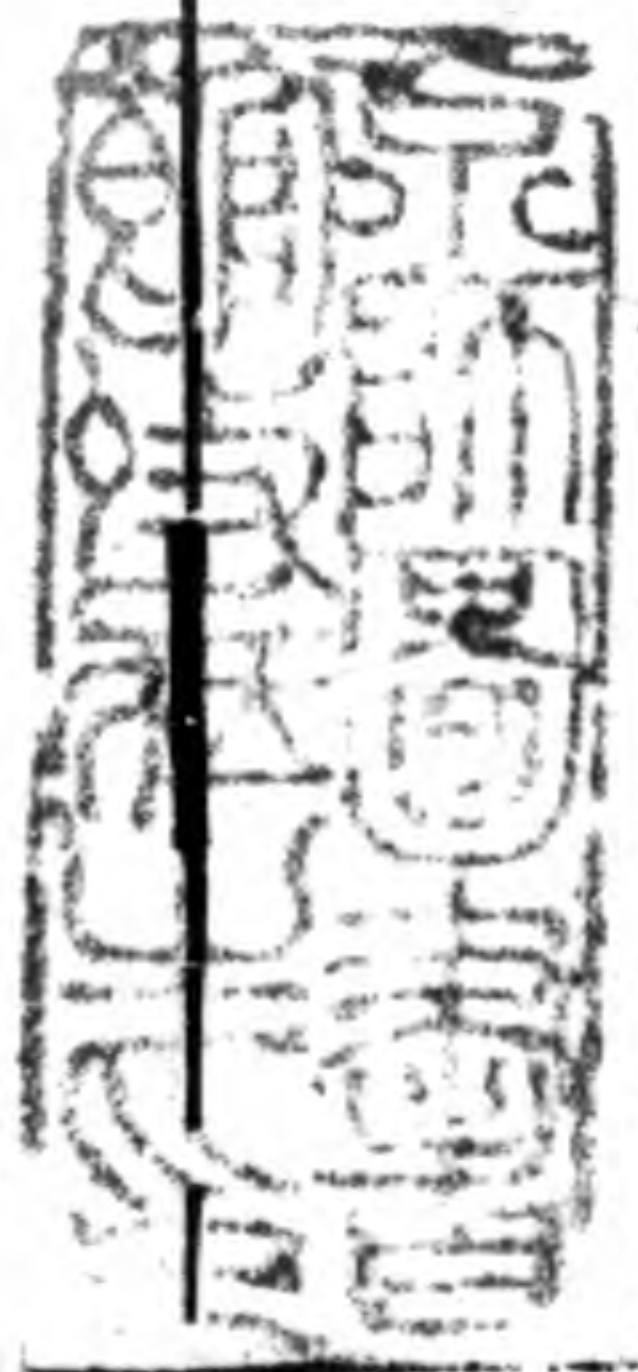
觀物內篇之一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乾坤謂之物。則天地亦物也。天地有物之大者耳。既謂之物。則亦有所盡也。然有所謂悠久無疆者。固未嘗盡也。

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天地之道不  
過陰陽剛柔而已。





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

陰陽消長而為寒暑。一寒一暑而四時成焉。剛柔交錯而有夷險。一夷一險而四維成焉。四時者天之道。四維者地之理也。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也。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斯所以為大者也。

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為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至偉者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物之資始。資生。可謂大矣。然不自以為大。故能成其大也。

天。生于動者也。地。生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

天圓。故主動。地方。故主靜。動之始則陽生。本乎動者也。天雖主動。動之極則陰生。有時而靜矣。靜之始則柔生。本乎靜者也。地雖主靜。靜之極則剛生。有時而動矣。此所謂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蓋言其體。則天動而地靜。言其用。則天有陰陽。陰靜而陽動也。地有柔剛。柔靜而剛動也。是天地皆有動靜也。此所謂一陰一



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

統言之則曰陰陽剛柔。陰陽剛柔又有小大。則為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也。

太陽為日

日者至陽之精也。故太陽為日。在地則為火。先天圖以乾為日。乾之位正在正南。

太陰為月

月者至陰之精。得日氣而有光。故太陰為月。在地則為

水。先天圖以兌為月。兌之位正在東南。

少陽為星

星者日之餘。有光而見。故少陽為星。在地則為石。先天圖以離為星。離之位正在正東。

少陰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

辰者天之上。不見而屬陰。故少陰為辰。在地則為土。先天圖以震為辰。震之位正在東北。

太柔為水

水者天下至柔之物也。其性潤下。故太柔為水。在天則為月。先天圖以坤為水。坤之位正在正北。



太剛爲火

火者天下至剛之物也。其性炎烈。故太剛爲火。在天則爲日。先天圖以艮爲火。艮之位。在西北。

少柔爲土

土之爲物亦柔也。其性輒緩。故少柔爲土。在天則爲辰。先天圖以坎爲土。坎之位。在正西。

少剛爲石

石亦剛物也。其性堅。故少剛爲石。在天則爲星。先天圖以巽爲石。巽之位。在西南。此圖繫辭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是也。此所謂伏羲八卦。

也。或曰。皇極經世捨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何也。

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水火土石。地之四體也。金木

水火土者。五行也。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先天

後天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五行之所自出也。水火土

石。本體也。金木水火土。致用也。以其致用。故謂之五行。

行乎天地之間者也。水火土石。蓋五行在其間矣。金出

於石而木生於土。有石而後有金。有土然後有木。金者

從革而後成。木者植物之一類也。是豈捨五行而不用

哉。五行在其間者。此之謂也。皇極經世用水火土石。以

其本體也。洪範用金木水火土。以其致用也。皆有所主。



其歸則一。或曰。先天圖八卦次序與所爲之物與周易不同。何也。曰。先天圖八卦次序始於乾而終於坤。此先天也。伏羲八卦也。周易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此文王八卦也。非獨八卦如此。六十四卦亦不同也。伏羲易無文字。獨有卦圖。陰陽消長而已。孔子於繫辭亦嘗言之矣。聖人立法不同。其道則相爲先後終始而未嘗不同也。此皆有至理。在乎信道者詳考焉。

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混成一體謂之太極。太極既判。初有儀形。謂之兩儀。兩儀又判而爲陰陽。剛柔謂之四象。四象又判而爲太陽

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而成八卦。太陽。少陽。太陰。少陰。成象於天而爲日月星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成象於地而爲水火土石。八者具備。然後天地之體備矣。天地之體備而後變化生成萬物也。所謂八者亦本乎四而已。在天成象。日也。在地成形。火也。陽燧取於日而得火。火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月也。在地成形。水也。方諸取於月而得水。水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星也。在地成形。石也。星隕而爲石。石與星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辰也。在地成形。土也。自日月星之外。高而蒼蒼者皆辰也。自水火石之外。廣而厚者皆土也。



辰與土本乎一體也。天地之間猶形影聲響之相應。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皆自然之理也。蓋日月星辰猶人之有耳目口鼻。水火土石猶人之有血氣骨肉。故謂之天地之體。陰陽剛柔則猶人之精神。而所以主耳目口鼻血氣骨肉者也。故謂之天地之用。夫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於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如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皆然。是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時不在。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此也。

日為暑

太陽為日。暑亦至陽之氣也。

月為寒



太陰為月。寒亦至陰之氣也。

星為晝

少陽為星。晝亦屬陽。

辰為夜

少陰為辰。夜亦屬陰。

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

日月星辰交而後有暑寒晝夜之變。有暑寒晝夜之變而後歲成焉。

水為雨

雨者。水氣之所化。

火為風

風者。火氣之所化。

土為露

露者。土氣之所化。

石為雷

雷者。石氣之所化。然四者又交相化焉。故雨有水。雨有火。雨有土。雨有石。雨則為霧。霧則為雨。火雨則為苦暴之雨。土雨則為霖霖之雨。石雨則為雹凍之雨。所感之氣如此。皆可以類推也。

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



水火土石交而後有雨風露雷之化。有雨風露雷之化而後物生焉。

暑變物之性

物之性屬陽故為暑之所變

寒變物之情

物之情屬陰故為寒之所變

晝變物之形

形可見故屬陽為晝之所變

夜變物之體

體有質故屬陰為夜之所變

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

性情形體交而後有動植之感。感者唱也。陽唱乎陰也。

雨化物之走

雨潤下故走之類感雨而化

風化物之飛

風飄揚故飛之類感風而化

露化物之草

露濡潤故草之類感露而化

雷化物之木

雷奮迅而出故木之類感雷而化。然飛走草木又更相



交錯而化。如木之類亦有木之木。有木之草。木之飛。木之走。其他皆可以類推也。

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

走飛草木交而後有動植之應。應者和也。陰和乎陽也。性情形體本乎天者也。飛走草木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有感焉。本乎地者有應焉。一感一應。天地之道。萬物之理也。

走。感暑而變者性之走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走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走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走也。飛。感暑而變者性之飛也。感寒而變者情之飛也。感晝而變者形之飛也。感夜而變者體之飛也。

夜而變者體之飛也。草感暑而變者性之草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草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草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草也。木感暑而變者性之木也。感寒而變者情之木也。感晝而變者形之木也。感夜而變者體之木也。性應雨而化者走之性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性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性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性也。情應雨而化者走之情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情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情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情也。形應雨而化者走之形也。應風而化者飛之形也。應露而化者草之形也。應雷而化者木之形也。體應雨而化者走之體也。應風而化者飛之體也。應露而化者草之體也。



也。應雷而化者木之體也。

天地之生物所以萬殊而不同者。以感應之交錯也。感應之交錯。所以謂之變化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此之謂也。

性之走善色。情之走善聲。形之走善氣。體之走善味。性之飛善色。情之飛善聲。形之飛善氣。體之飛善味。性之草善色。情之草善聲。形之草善氣。體之草善味。性之木善色。情之木善聲。形之木善氣。體之木善味。性之善目。草之性善口。木之性善鼻。走之情善耳。飛之情善目。草之情善口。木之情善鼻。走之形善耳。飛之形善目。草之

形善口。木之形善鼻。走之體善耳。飛之體善目。草之體善口。木之體善鼻。

物有聲色氣味。人有耳目口鼻。此又言人物之有所合也。天地之生物皆以其類而有所合焉。

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飛走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于萬物。不亦宜乎。暑寒晝夜無所不變。雨風露雷無所不化。性情形體無所不感。飛走草木無所不應。然後能生而為人。故唯人為能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



善萬物之味。不獨耳目口鼻能善萬物之聲色氣味。而心之官又能善萬物之理。此所以靈于萬物也。蓋天地巨物也。分而為萬物。萬物各得天地之一端。能備天地兼萬物者。人之謂也。故能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唯聖人然後能踐形。能踐形則能反身而誠之。求諸己而天下之理得矣。衆人則日用而不知。役於萬物而喪其良貴。雖謂之人。曾何異於物哉。

觀物內篇之二

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

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

人有耳目口鼻。物有聲色氣味。人之耳目口鼻能收物之聲色氣味者。蓋以人之與物本乎天地之一氣。同乎天地之一體也。是故聖人盡己之性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己之與人。人之與物。本乎一道。故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備矣。

體本無體。故惟化是體。用本無用。故惟變是用。體用變化。天地之至妙者也。自非聖人孰能與於此。

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



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

物有巨細。人有賢愚。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物物之巨細如此。生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人之謂也。言人能兼兆物也。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人之賢愚如此。生一一之人。能當兆人者。聖人之謂也。言聖人能兼兆人也。聖人非徒能兼兆人。又能兼兆物。能兼兆物。兆人又能兼天地者。聖人之謂也。兼兆物則謂之至物。兼兆人則謂之至人。至物者。物之物也。至人者。人之人也。以一至物。當一至人。則謂之聖人。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物之至者也。聖人之於人。人之至者也。天下之物。或相倍蓰。或相千萬。物之不齊。物之



情也。物之不齊如此。唯聖人能盡之者。以能兼兆物兼兆人。又能兼天地故也。

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

天下人之心。一人之心是也。故能以一心觀萬心。天下人之身。一人之身是也。故能以一身觀萬身。萬物之理。一物之理是也。故能以一物觀萬物。萬世之事。一世之事是也。故能以一世觀萬世。聖人能兼天地人物。又能兼古今。故能如此。

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

聖人心合天意。言行皆與天合。故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天地以無心為心。天何所容心哉。故唯能無心而後能代天意。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唯能無言而後能代天言。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何為哉。故唯能無為而後能代天工。天事焉。

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

知陰陽消長之道。故能上識天時。知剛柔夷險之理。故



能下盡地理。知巨細品類之別。故能中盡物情。達利害成敗之幾。故能通照人事。

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

能與天地參。故能彌綸天地。能顯諸仁藏諸用。故能出入造化。能通乎晝夜之道。故能進退古今。能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故能表裏人物。

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聖人不世出也。故曰非世世而效聖焉。察心觀迹探體潛用。先聖後聖。其道一也。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故雖億千萬年。亦可以理知之。猶旦暮之間也。

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之。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天地萬物皆一本。故雖萬殊。理無異致。乾坤之道。簡易。



而已。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妄言妄知者。不知易簡之道。奮私智肆邪說。以滅天理。孟子所謂惡夫鑿者也。

觀物內篇之三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

理性命皆一也。至於命。則理性之所處矣。三者皆在於道。故曰。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

是知道為天地之本

道生天地。故道為天地之本。

天地為萬物之本

天地生萬物。故天地為萬物之本。

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

道生天地。故道為天地之本。以道觀天地。則天地為道之物也。天地生萬物。故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天地之物也。道則無有邊際。天地則有盡。有盡。則所以為道之物也。天地則無不覆載。物則有窮。有窮。則所以為天地之物也。

道之道盡之于天矣



有道然後有天。天本乎道者也。

天之道盡之于地矣。

有天然後有地。地本乎天者也。

天地之道盡之于物矣。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物本乎天地者也。

天地萬物之道盡之于人矣。

人者天地五行之秀氣。受天地之中以生。為萬物之至靈。而備天地萬物者也。故能配天地而命萬物。

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于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唯聖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皆備我。能知天地萬物之

道。皆備於我。則能盡天下之理。能盡天下之理。則能盡民。而後可以治民矣。

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

天之於物無不發生。故能盡物。

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

聖人之於人也。無不仁愛。故能盡人。

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聖人能異乎萬民。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則聖人固不異乎昊天者矣。然則聖人與昊天為一道。聖人與昊天為一道。則萬民與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一世之萬民與



一世之萬物既可以爲一道則萬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以爲一道也明矣

昊天與萬物同乎一道故不異乎萬物聖人之與萬民同乎一道故不異乎萬民萬民與萬物同乎一道則聖人與昊天亦同乎一道矣一世之萬物與一世之萬民同乎一道則萬世之萬物與萬世之萬民亦同乎一道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物也民也聖人也天也其道一也故古之聖人以一心而推萬心以一物而觀萬物以一世而知萬世者蓋由斯道也

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

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于其間矣春爲生物之府夏爲長物之府秋爲收物之府冬爲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爲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詩爲牧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四府者乎昊天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昊天以四府盡物聖人以四府盡民天之四府時也聖人之四府經也天時聖經相因而成天時則陰陽升降



而爲春夏秋冬。聖經則禮樂污隆而爲易書詩春秋。春夏秋冬易書詩春秋皆有生長收藏之道。其道更相爲消長污隆。萬物萬民盡于其間矣。故皆謂之曰四府。

觀物內篇之四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

易者三皇之事業也。三皇之時如春。

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

書者五帝之事業也。五帝之時如夏。

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

詩者三王之事業也。三王之時如秋。

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

春秋者五伯之事業也。五伯之時如冬。

易之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之易者長生之謂也。書之春秋者長藏之謂也。詩之易者收生之謂也。詩之春秋者收藏之謂也。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

天時迭爲消長。聖經更爲污隆。其道如此。可以意會。不



可以言求也

生生者脩夫意者也。生長者脩夫言者也。生收者脩夫象者也。生藏者脩夫數者也。長生者脩夫仁者也。長長者脩夫禮者也。長收者脩夫義者也。長藏者脩夫智者也。收生者脩夫性者也。收長者脩夫情者也。收收者脩夫形者也。收藏者脩夫體者也。藏生者脩夫聖者也。藏長者脩夫賢者也。藏收者脩夫才者也。藏藏者脩夫術者也。

意言象數言其本末。仁義禮智言其先後。性情形體言其大小。聖賢才術言其優劣。

脩夫意者。三皇之謂也。脩夫言者。五帝之謂也。脩夫象者。

三王之謂也。脩夫數者。五伯之謂也。

皇帝王伯之道如此。

脩夫仁者。有虞之謂也。脩夫禮者。有夏之謂也。脩夫義者。有商之謂也。脩夫智者。有周之謂也。

仁義禮智在人則與性俱生。在時則有先後之序。

脩夫性者。文王之謂也。脩夫情者。武王之謂也。脩夫形者。周公之謂也。脩夫體者。召公之謂也。

德有大小。則化有淺深。

脩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脩夫賢者。晉文之謂也。脩夫才者。齊桓之謂也。脩夫術者。楚莊之謂也。



秦穆改過自捨得聖之事而已

皇帝王伯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

易以道陰陽。陰陽消長。唯其時而已。故皇帝王伯所以為易之體也。書以道事帝王之迹存焉。故虞夏商周所以為書之體也。詩以道志。始於二南而終於雅頌。故文武周召所以為詩之體也。春秋以道名分。至於五伯名分亂矣。仲尼以春秋正其名分。春秋皆五伯之事也。故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

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

三皇脩夫意。五帝脩夫言。三王脩夫象。五伯脩夫數。易具是四者。故意言象數為易之用。有虞脩夫仁。有夏脩夫禮。有商脩夫義。有周脩夫智。故仁義禮智為書之用。文王脩夫性。武王脩夫情。周公脩夫形。召公脩夫體。故性情形體為詩之用。秦穆脩夫聖。晉文脩夫賢。齊桓脩夫才。楚莊脩夫術。故聖賢才術所以為春秋之用也。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

起心無所在而無所不在。故以用言。迹有方所。故以體言。



心迹體用之間有權存焉。則所謂體無定用。唯變是用。用無定體。唯化是體者也。如是則心迹體用俱以泯矣。文中子所謂適道者不知其殊也。唯聖人爲能盡之。竊嘗論之心迹之義大矣哉。聖人方其寂然不動。則烏有所謂心迹者焉。雖鬼神莫得而窺也。及其酬酢應變。吉凶與民同患。則心迹於是乎判矣。莊子所謂迹者人之所履。豈其所履哉。信斯言也。徒徇聖人之迹而不達聖人之心。是皆膠柱鼓瑟。刻舟記劍者也。蓋天下之理一涉于事物。則必有迹。有迹則有方所。若聖人之心。則無所在。亦無所不在。無方所者也。止之善學聖人者。求其

心而不求其迹。如曾子謂孔子言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獨以謂非君子之言。有爲而言之也。苟直以其言爲然而不知其所以言。則失聖人之心矣。是泥乎迹者也。若有子可謂能知聖人之心者也。古人有以不學柳下惠而學柳下惠者。亦此之類也。嗚呼。不知聖人之心而徒徇聖人之迹。則害於道。害於道者。楊墨之徒是也。學者宜有以辨之。竊聖人之迹而爲姦爲惡者。則害於國家。害於國家者。莽卓之徒是也。人君宜有以辨之。學者不知辨。則卒至於無父無君。人君不知辨。則至於竊國弑君。嗚呼。自非聖智。其孰能辨之哉。



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伯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為無有之謂也。無為者。非不為也。不固為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為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歟。

舍容不顯之謂意。意在理中。未見乎迹者也。任理則無為。所以為三皇帝。則有教。有教則有言。王則事功著。故有象。伯則任智力。故曰同數而異率。任理無為。天何言哉。以道化天下者也。以道化天下。故天下以道歸焉。

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伯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為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為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若已無已有。則舉一毛以取與于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况天下者乎。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己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是故知能以德教天下者。天下亦以德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垂



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歟。

并包徧覆之謂仁。三皇之道也。帝則有儀有物。故曰同禮而異教。王則有刑有政。故曰同義而異勸。伯則智力相尚。故曰同智而異率。有儀有物。以德教天下者也。故天下以德歸焉。

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伯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曰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曰賊矣。以利

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是故知王者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歟。

皇盡性而已。帝則見於事矣。故曰同情。王則法度備。故曰同形。伯則威力窮極矣。故曰同體。法度備則形見于天下矣。形見于天下。以功勸天下者也。以功勸天下。故天下以功歸焉。

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伯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



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取與利。不以義。然後謂之爭。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爭夫強弱者也。猶借夫名焉者。謂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無以守業。利不以義。無以居功。利不以功。居名不以業。守則亂矣。民所以必爭之也。五伯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伯。伯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則五伯不謂無功于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于是乎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綫。夷狄不敢屠害中原者。猶五伯借名之力也。是故知能以力率天下者。天下

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啞人凶。武人爲于大君。其斯之謂歟。

三皇之治。不見形迹。莫得而名焉。故不言而民自化。其道則同。其所以爲化則異。故曰同聖而異化。五帝則有言有教。故曰同賢而異教。五帝固聖矣。而謂之同賢者。其道則聖。其事則已見乎迹。方之於三皇之道。則爲賢也。三王興事造業。唯恐不及。故曰同才而異勸。五伯則詭譎相勝。無所不至。然猶假乎正也。故曰同術而異率。五伯以術以率。則專用變詐威力矣。故天下以力歸焉。力有強弱。故尚爭。尚爭者。爭乎利者也。五伯爭利而猶



假虛名者。尚有所畏憚也。然名不以仁。利不以義。此所以爲伯也。王者則唯仁義而已。五伯雖不若王。猶能有功于時。過於夷狄遠矣。周之東遷。與滅亡無異。尚能維持數百年者。蓋由五伯有尊王室之名也。能以力率天下。有尊王室之名。是猶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噬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者也。履之九三。以剛處剛者也。以剛處剛而不中。故有武人爲于大君之象。伯者之事。有類于此。

夫意也者。盡物之性也。言也者。盡物之情也。象也者。盡物之形也。數也者。盡物之體也。仁也者。盡人之聖也。禮也者。

盡人之賢也。義也者。盡人之才也。智也者。盡人之術也。盡物之性者。謂之道。盡物之情者。謂之德。盡物之形者。謂之功。盡物之體者。謂之力。盡人之聖者。謂之化。盡人之賢者。謂之教。盡人之才者。謂之勸。盡人之術者。謂之率。

意言象數。性情形體。仁義禮智。聖賢才術。道德功力。化教勸率。此皇帝王伯之事。皆相因而成者也。

道德功力者。存乎體者也。化教勸率者。存乎用者也。體用之間。有變存焉者。聖人之業也。夫變也者。昊天生物。謂也。權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也。非生物非生民而得謂之權變乎。



有道德功力而後有化教勸率。道德功力不同。故化教勸率有異。時使之然也。存乎體者。言乎其體也。存乎用者。言乎其用也。體用之間。有權存焉者。變以隨時也。變以隨時者。聖人之事也。天道不變。生成息矣。聖人無權。教化隳矣。非生物非生民。而謂之權變。則一歸于詐而已矣。惡孰大焉。得謂之權變乎。

觀物內篇之五

善化天下者。止于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盡德而已。善勸天下者。止于盡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于盡力而已。以道德功力為化者。乃謂之皇矣。以道德功力為教者。乃

謂之帝矣。以道德功力為勸者。乃謂之王矣。以道德功力為率者。乃謂之伯矣。

化教勸率。道德功力。皇帝王伯之事也。時異則人異。人異則事異。故不同如此。

以化教勸率為道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勸率為德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為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為力者。乃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焉。天地終則終焉。始終隨乎天地者也。

皇帝王伯。時也。易書詩春秋。經也。天時聖經。相為表裏。皆相因而成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不自我而觀之也。

有今故有古。有古故有今。以今觀今則謂之今。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如是則今亦未必爲今也。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如是則古亦未必爲古也。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而觀之也。自我而觀之者。觀之以道也。以道觀之則何

古今之有焉。無古無今則古今猶旦暮之間也。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能通晝夜之道則能通古今。能通古今則能通萬世。故雖千古之前。萬古之後。皆可以自我而觀之也。

若然則皇帝王伯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

天時聖經不異。唯聖人爲能知時。作經以爲民極。

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

時有消長。故有否泰。經有因革。故有損益。非聖人不能



體消長。知損益。

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體與用分。心與迹判。聖人之事業于是乎備矣。

時有否泰之異。故體用於是乎分。事有損益之異。故心迹於是乎判。聖人之事業在乎體用心迹之間。體用心迹之間。蓋有權與變存焉。知權與變。然後能盡體用心迹。體用心迹。一也。因時而有所分判。然未嘗分判也。卒歸乎一而已矣。

所以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革而因者。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

正命。夫命之也。受命。人授之也。人授之者。受之於人也。如書所謂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是也。改命。有所改革。如易所謂湯武革命是也。其事雖不同。皆天也。攝命者。以臣行君之事者也。此明皇帝王伯之事也。因而因。則無爲而已。因而革。舜循堯道而有所變。以隨時也。革而因者。武王伐商。乃反商政。政由舊是也。革而革者。時變之極。則一切變矣。長而長爲春。長而消爲夏。消而長爲



秋消而消爲冬。時之消長。其變如此。

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一世之事業者。非五伯之道而何。十世之事業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業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業者。非三皇之道而何。萬世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伯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

伯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止于其身。故其事業一世而已。王者以功及民。以功及民者。其效遠。故其事業可以

至于十世。帝以德教民。以德教民者。得其心。漸民也。深。故其事業可以至于百世。皇以道化民。道能久。故其事業可以至于千世。可因則因。可革則革。通萬世而無弊者。孔子之事業也。故孟子謂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命世。謂得位而在上者也。不世。謂不得位而在下者也。雖然。孔子不得位而在下。其道實出帝王之上。而能用乎皇帝王伯者也。故孟子謂孔子集大成者也。

仲尼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于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



商周革命者也。而亦有所因。故商因於夏禮。周因於商禮。禹湯武王皆聖人也。其道則同。不得不因。其時則異。不得不革。故皆有所損益。唯聖人不苟同。亦不苟異。與時偕行。知所損益。以一世而知萬世。故雖億千萬年。皆可得而知之。何止于百世可知而已。所以可得而知之者。豈有他哉。以理知之故也。

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為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為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

仲尼之道不異天地。欲知仲尼。觀天地則知仲尼矣。天地之道不過動靜而已。欲知天地。觀動靜則知天地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剛柔者。動靜之本也。然天地何嘗有心於動靜哉。蓋時焉而已矣。仲尼之不異天地。亦時焉而已矣。故孟子謂孔子聖之時者也。

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者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歟。

起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用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用也。陽闢而為動。陰闔而為靜。所謂一動一靜者也。不役乎動。不滯乎靜。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者。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自靜而觀動。自動而觀靜。則有所謂動靜。方靜而動。方動而靜。不拘於動靜。則非動非靜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蓋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夫天地之心於此而見之。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亦於此而見之。雖顛沛造次。未嘗離乎此也。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退藏於密。則以此洗

心焉。吉凶與民同患。則以此齋戒焉。夫所謂密。所謂齋戒者。其在動靜之間乎。此天地之至妙至妙者也。聖人作易。蓋本於此。止。儒昧於易本。不見天地之心。見其一陽初復。遂以動為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以生物為心。噫。天地之心。何止於動。而生物哉。見其五陰在上。遂以靜為天地之心。乃謂動復則靜。行復則止。噫。天地之心。何止於靜而止哉。為虛無之論者。則曰。天地以無心為心。噫。天地之心。一歸于無。則造化息矣。蓋天地之心。不可以有無言。而未嘗有無。亦未嘗離乎有無者也。不可以動靜言。而未嘗動靜。亦未嘗離乎動靜者也。故於動靜



之間有以見之。然動靜之間。間不容髮。豈有間乎。唯其無間。所以爲動靜之間也。獨揚子雲知易之本以作玄。始于中首。象中孚。次以周首。象復。中者天下之大本。所謂天地之心也。故其首辭曰。陽氣潛萌于黃鐘之宮。信無不在其中。天地之道可謂至信矣。所謂信者。有以見天地之心乎。在人則誠也。故天地聖人之心。至信至誠。悠久而不息。所以爲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雖然。天地之心。所可見者。亦不過乎因時順理而已。因時順理。所以謂之道也。聖人由道而行。豈有轍迹哉。嗚呼。所謂動靜之間者。千聖之所歸。萬生之所息。能至此。則可以知變化之道。可以知死生之說。不能至此。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不能知此。則非所以謂之賢人也。外于此者。皆邪說妄行也。先君皇極經世書。蓋本於此。所以觀物篇首。明天地動靜。而此又明動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焉。學者欲求其至。在乎默而識之。不可以言傳也。

### 觀物內篇之六

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脩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伯



也

易書詩春秋皇帝王伯聖人之事業盡在於是矣。仲尼祖三皇宗五帝子三王孫五伯其道大德尊如此。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而不曰三皇尊之而不可以言名也。憲章文武而不及五伯卑之而有所不足道也。此則兼舉之矣。孫五伯可謂卑之也。然聖人作春秋雖五伯猶或取之以其有功于一時也。故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心公天下也如此。春秋者聖人之刑賞也。五伯雖得罪於聖人及其有功亦在所不掩也。嗚呼治天下者賞善刑

惡能如聖人之心以公天下則四海之內無思不服。儻徇好惡之私則刑賞濫矣。刑賞濫而天下未有不亂者也。

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子三王尚親也。孫五伯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五伯尚親以力。

三皇五帝之治皆尚賢者也。而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五伯之治皆尚親者也。而三王以功。五伯以力。以道則為化。以德則為教。以功則為勸。以力則為率。道德則無親疎之間。功力則有違從之異。然而力率天下而親



之則狹矣。此皇帝王伯之所以分也。

嗚呼。時之既往。億千萬年。時之未來。亦億千萬年。仲尼中間生而爲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邪。所以重贊堯舜。至禹曰。禹吾無間然矣。

時之既往。時之未來。皆有億萬之數。所以爲古今也。仲尼在古今之間。何祖宗之寡。子孫之多。謂治世少而亂世多。聖君少而庸君多也。三王方三皇。五帝時雖不同。然固已鮮矣。後世不止雜乎伯而伯亦有所不足也。仲尼贊堯則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贊舜則曰。君哉舜也。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至禹則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

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文王則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嗚呼。文王之德與舜禹並。可謂至矣。

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不敢比仲尼。上贊堯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贊仲尼乎。

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蓋道之相傳。無古今之異。仲尼傳堯舜禹者也。孟子傳仲尼者也。吾先君子蓋學孔孟者也。

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爲不然。獨夫以百畝爲土。大



性理大全書卷九  
三十四  
夫以百里爲土。諸侯以四境爲土。天子以九州爲土。仲尼以萬世爲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爲之過矣。

一夫之土百畝而已。大夫之土百里而已。諸侯之土四境而已。天子之土九州而已。皆有窮極者矣。仲尼之道。通萬萬世而無弊。萬世之所尊者也。故曰仲尼以萬世爲土。非特萬世也。亘古今窮天地一人而已。故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然後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與其貴。然後能貴。若然。則富貴在天也。不在人也。有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者矣。是繫乎天者也。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脩而得之。不脩則不得。是非繫乎天也。繫乎人者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貴者。求其可得者也。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其已之能得也。故矜之。求而失之。則謂其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其已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與。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邪。

富貴在天。不可求而得。功德在人。所可脩而至。不可求而得。故必曰有命。所可脩而至。故不可不勉。世之人不務脩其所可至。而務求其所不可得。惑之甚也。故未得



之則患得之。既得之。則患失之。得之則矜誇。失之則怨  
懟。苟能知己得之。人與之。皆天也。如是則安有不知量  
之人哉。

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安意求而得之也。雖曰天  
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聖君艱難以成之。庸君暴虐以  
壞之。是天歟。是人歟。是知人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  
禳之奚益。積功累行。君子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  
者。所謂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餘事于其間哉。然而有幸  
有不幸者。始可以語命也已。

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實命之。故堯命舜。天之曆數在爾  
躬。舜亦以此命禹。天位豈容求而得者。不可求而得。况  
可以不道而取之邪。此篇戒亂臣賊子使之知天命之  
可畏也。積功累行人之所當為。君子豈有求而然。必自  
積行累功以得之。不積行累功以得之者。或有之矣。終  
亦必亡而已。積行累功而不得者。亦有之矣。君子乃謂  
之命也已。

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湯以功有天下。殷  
紂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天下。三者  
雖時不同。其成敗之形一也。

夏禹商湯周武。其功德在民深矣。其創法垂統至矣。後



世子孫雖中才之君能保惜其基業謹守其法度兢兢業業而勿失雖百世可也夏則太康已失邦而其後有桀商太甲已不明而其後有紂周昭王已南征不返而其後有幽厲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周至幽厲雖曰未亡其實亡矣獨以文武之澤未斬國之典刑尚存故至赧王而後失之其祖宗之艱難積累以得之其後亡國敗家之人庸愚暴虐以失之若出一塗書曰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此之謂也

平王東遷無功以復王業赧王西走無虐以喪王室威令不逮一小國諸侯仰存于五伯而已此又奚足道哉

平王東遷文武之業盡矣故無功以復王室赧王西走危亡之勢極矣故無虐以喪王室皆不足道也竊嘗論之桀紂幽厲皆暴君也自平王至赧皆庸君也庸暴雖殊皆足以亡其國然暴君身爲不善其亡也速其爲天下害也淺庸君未必能爲大惡而天下之爲惡者皆得以肆其惡其亡也緩其爲天下害也深故桀紂身爲不善湯武誅放而天下寧幽厲亦可謂暴矣獨以文武之澤未泯止亡其身而國之未亡幸也自平至赧無顯著之惡而其庸則甚矣其後有五伯有戰國有暴秦民墜塗炭五百餘年而天下受其害至漢而後始定考之歷



代亦莫不然。西漢自元成而下，皆庸君也。卒致新室之亂。幸天下未厭漢。光武中興。東漢自桓靈而下，皆庸君也。卒致董卓之亂。而後有三國。有南北朝。又分而為十六國。羯胡腥羶。瀆汚中原。民墜塗炭。又四百餘年。而天下受其害。至隋而後始定。隋煬帝暴君也。身為不善。以亡其國。不旋踵。有唐以興。而天下寧。唐自肅宗而下，多庸君也。當時藩鎮固已暴橫于外。官豎又且擅權于內。其後有五季。又分而為十國。皆得以肆其惡。民墜塗炭。又二百年。至本朝而後大定。則暴君之為天下害也淺。庸君之為天下害也深。槩可見矣。

但時無真王者出焉。雖有虛名。與杞宋其誰曰少異。是時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

當是時也。天下無王矣。孔子之作春秋。所以明王道而存王者之禮法也。使之得位。則行之矣。孟子告齊梁之君。亦必以王道者。以此也。

仲尼脩經。周平王之時。書終于晉文侯。詩列為王國風。春秋始于魯隱公。易盡于未濟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周平王之時。王者之迹熄矣。故春秋之所以作也。書終於文侯之命。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文侯猶知尊周。有功于時。故



聖人取之。始于典謨。終之以文侯之命。與秦誓。則其時其事可知之矣。王者之迹熄而雅頌不作。周室之微不絕如綫。四郊之外皆非已有。與一小國亦何以異。所存獨王者之虛名耳。故黍離之詩列于國風也。春秋始于魯隱。魯周公之國。周公之禮樂典章具在于魯。至隱公之世。周公之業衰矣。此春秋之所以始隱。又當周平之時也。易終于未濟卦。一治一亂而未始有窮也。

予非知仲尼者。學為仲尼者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出自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德自文武出。而出自幽厲文武之基息矣。由是犬戎得以侮中國。周之諸侯非一。獨晉能攘去戎狄。徙王東都洛邑。用存王國。為天下伯者之倡。拒塗圭瓚之錫。其能免乎。

聖人人倫之至。能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道。正心誠身以治天下國家。此蓋孔子之志也。禮樂征伐。威福之大柄也。臣下得而擅之。則人君之權移于下矣。蓋由君非其君。臣非其臣。欲不亂。其可得乎。周之幽厲。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也。盜斯奪之矣。故犬戎得以侮中國。晉文侯獨能攘戎狄而遷周于洛。知有君臣之義。未同於夷狄。其功亦可尚矣。此書所以有文侯之命也。



傳稱子貢欲去魯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愈于名實俱亡者矣。禮雖廢而羊存，則後世安知有不復行禮者矣。晉文公尊王，雖用虛名，猶能力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晉之衰也，秦由是敢滅周，斯愛禮之言信不誣矣。孔子之時，魯國告朔之禮廢已久矣，而餼羊猶存。子貢獨見其禮已久廢，餼羊徒有虛名，故欲去之。聖人用心深遠，以謂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禮雖廢而羊猶存，後世安知不有因其羊而行禮，循其名而求其實者乎。豈不愈於羊禮俱廢，名實皆亡者也。故晉文公有尊王之名。

而尚能有功一時，所以聖人亦取之也。孟子謂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好名之人於道雖為未至，已能讓千乘之國，則與夫見利忘義，貪取苟得，無所顧藉者，蓋有間矣。或曰：好名之人，矯偽不情，烏足貴哉。愚獨不然。矯偽為善，豈不賢於矯偽為惡者乎。竊嘗論之：為人君者，能知堯舜之名為可好，則莫不願為堯舜，好之而不已；行之而彌久，是亦堯舜而已。為人臣者，能知稷契之名為可好，則莫不願為稷契，好之而不已；行之而彌久，是亦稷契而已。志於道者，能知孔顏之名為可好，好之而不已；行之而彌久，是亦孔顏而已。嗚呼！名者治世脩身



之具也。烏可一日闕於天下。但患人不知所以好之耳。豈不貴哉。

齊景公嘗一日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也。諸侯僭天子。陪臣執國命。祿去公室。政出私門。景公自不能上奉周天子。欲其臣下奉己。不亦難乎。厥後齊祚卒為田氏所移。夫齊之有田氏者。亦猶晉之有三家者。亦猶周之有五伯也。韓趙魏之于晉也。既立其功。又分其地。既卑其主。又專其國。田氏之于齊也。既得其祿。又專其政。既殺其君。又移其祚。其如天下之事。豈無

漸乎。履霜之戒。寧不思乎。

君臣父子。天下之達道。人之大倫。所以維持天下者。以此用之。則治。捨之。則亂。古今一也。周之衰。三綱五常絕矣。篡君弑父。無所不至。以君臣父子之道不明故也。諸侯既僭天子矣。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大夫既僭諸侯矣。陪臣安得不僭大夫。故雖管仲。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猶不知禮。况其餘乎。其甚則魯之三家。以雍徹。用八佾舞于庭。是以陪臣僭天子也。陪臣而僭天子。况於執國命乎。始於僭踰。卒於攘奪。勢必然也。故田氏之於齊。韓趙



魏之於晉終逐其君而盜其國嚮使齊晉之君不敢僭周則所謂田氏與三大夫者其敢逐其君而盜其國乎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出乎爾者反乎爾不思之甚矣易曰履霜堅冰至君子方履霜之時固已知堅冰之必至宜辨之早也

傳稱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也周之衰也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預中國會盟仲尼始進爵為子其僭王也亦陋乎

楚蠻夷之國春秋書曰楚子而僭王僭之甚者也

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專以夷狄為事遂復為越所滅越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楚所滅楚又不監之其後復為秦所滅秦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漢所代恃強凌弱與虎豹何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義理之師也

吳楚秦越皆蠻夷之國恃強凌弱不顧德義方之齊晉有間矣

宋之為國也爵高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德會不量力區區與諸侯並驅中原恥居其後其于伯也不亦難乎宋襄公亦嘗主盟而衰弱無術不足道也



周之同姓諸侯而克永世者獨有燕在焉。燕處北陸之地。去中原特遠。苟不隨韓趙魏齊楚較利刃爭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雖虎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後。天下事未可知也。

燕居朔方。固為強大。與齊趙相抗。苟不與諸國爭勝負。而脩召公之政以治其國。有可以興王之理也。而乃遣一刺客以入暴秦。自取滅亡。可哀也已。

中原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祚長祚短。地大地小者。攻守異故也。自三代以降。漢唐為盛。秦界于周漢之間矣。秦始盛于穆公。中于孝公。終於始皇起。

于西夷。遷于岐山。徙于咸陽。兵瀆宇內。血流天下。吞吐四海。庚革今古。雖不能比德三代。非晉隋可同年而語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殺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書終于秦誓一事。其言不亦遠乎。

秦穆公能改過自誓。伯之優者也。故序書上自典誥。下及秦誓。聖人猶取之而不廢。是亦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之義也。王者不作。近於王道者。雖一善必錄。聖人之心如此。然終于秦誓。則世之盛衰。道之污隆。可知之矣。穆公有此一善。可稱宜乎國以盛強。其後始皇并吞海內。而乃尚刑好殺。止於二世。以取滅亡。蓋秦夷。



性理大全書卷九  
四  
狄之國尚刑好殺乃其所習又况本以商鞅之法其貽  
謀慘刻少恩有自來矣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義  
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殺也亦以  
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  
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  
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于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惡也者亦  
無敵于天下而天下亦共惡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  
周秦漢楚哉擇于善惡而已

仁者好生不仁者好殺好生者王好殺者亡好生者天  
祐之人愛之好殺者天怒之人惡之周漢以好生而興  
秦楚以好殺而廢天之興廢人之去就在乎仁與不仁  
而已



性理大全書卷之十

皇極經世書四

觀物內篇之七

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于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于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於一途哉。

堯舜禪讓。湯武征伐。其事則異。其道則同。以德以功以



放以殺時之消長事之因革不同如此至於征伐放殺非聖人之所欲蓋有不得已者焉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跡故前聖後聖非出於一途而聖人求乎心之所同而不求乎跡之所同苟姑同乎跡而不同乎心則為姦為惡何所不至不可不辨也然所謂下一等者孔子序書贊堯舜禹亦有詳略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聖人蓋有深意焉

天與人相為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為小人雖庸

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為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邪時非無小人是難其為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邪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為君子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

天與人常相須而成者也天有陰陽人有邪正正為君子邪為小人君子小人相為盛衰猶陰陽之相為消長聖人之於易否泰言之詳矣且治世非無小人也亂世



性理大全書卷十  
非無君子也。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所以爲泰而天下治矣。君子在外。小人在內。所以爲否而天下亂矣。君子小人無世無之。在乎人君所好所用而已。人君好德則民用正而君子進。小人退矣。人君好佞則民用邪而小人進。君子退矣。唐堯之時非無小人也。君子在內而衆小人在外而寡。則小人不勝君子也。故雖有四凶亦不能害君子。商紂之世非無君子也。君子在外而寡。小人在內而衆。則君子不能勝小人也。故雖有三仁而不能去小人。所謂內外者。不獨在位在野而已。但信而任之則爲內。疎而遠之則爲外。上好正而信任君子則小人遠矣。不必待屏絕誅竄而後爲外也。上好邪而信任小人則君子遠矣。不必待斥逐放棄而後爲外也。所謂小

者。聖人亦未嘗疾之已甚也。但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各得其所而已。君子在上。則足以制小人。小人在下。則順以從君子。如是則天下未有不治者也。若夫疾惡而不能去。去惡而無其術者。適所以致禍亂之道也。嗚呼。君子小人用與不用。實繫上之所好。上之所好。實繫天下治亂。可不慎哉。

賢愚人之本性。利害民之常情。虞舜陶于河濱。傅說築于巖下。天下皆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爲之舉者。利害使之然。



也。吁。利害叢于中而矛戟森于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而  
傳說之賢哉。河濱非禪位之所。巖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  
億萬人之下。而今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一何遠之甚也。  
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

唐堯之舉舜。商宗之用說。蓋有素矣。猶歷試諸難。稽之  
夢卜。所以厭天下之心也。雖舜之聖。說之賢。苟為利害  
所蔽。人亦安知其聖賢哉。故堯高宗不得如此。貴乎  
有名也。

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無  
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過實者。有之  
矣。其間有幸與不幸者。雖聖人。人力有不及者矣。伊尹行  
冢宰。居責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曰不忠乎。則天下  
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者乎。吁。若委寄  
于匪人。三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  
有伊尹也。坎有孚。維心亨。不亦近之乎。

有伊尹之位。有伊尹之時。有伊尹之德。有伊尹之心。忠  
於社稷。公於天下。則可。雖曰放君。所不避也。苟無其位。  
無其時。無其德。無其心。不忠不公。則為篡也。烏可哉。故  
必如坎之維心亨。行有尚。而後可以濟乎坎也。

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剛健主豫。動而有應。群疑



乃亡。能自彊故也。周公以之。是知聖人不能使人無謗。能處謗者也。周公居總己。當任重之地。借使避滅親之名。豈曰不孝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保嗣君成終始之大孝者乎。吁。若委寄于匪人。七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周公也。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果亦近之乎。

有周公之位。有周公之時。有周公之德。有周公之心。忠於社稷。公於天下。則可。雖曰誅兄放弟。所不避也。苟無其位。無其時。無其德。無其心。不忠不公。則是大惡也。烏可哉。故必如豫之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而後可以主豫也。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

治世務本。故尚行。亂世務末。故尚言。務本則君子之事也。故篤實之風所以行也。務末則小人之事也。故譎詐之風所以行也。治世樂與。故尚義。亂世樂取。故尚利。尚義則君子之事也。故謙讓之風所以行也。尚利則小人之事也。故攘奪之風所以行也。皆本乎上之所好。與夫



性理大全書卷十  
君子小人之進退而已

三王尚行者也。五伯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于義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

三王用忠信以行實事。故尚行。五伯用譎詐以假虛名。故尚言。所尚不同如此。王伯之所以異也。

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

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于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者也。

君子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故徒言之。不若躬行之。行之者。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安而行之者。行之以無事。盡于心者也。孟子所謂舜由仁義行者是也。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者。雖曰行之。而心或有所未盡。故不若盡心之爲善也。既能行之。久而必有所至。及其成功。則一矣。言之于口。則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則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則神得而知之。所謂盡之于心者。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不言而信。則神得而



知之者也。故君子不欺暗室，不愧屋漏，以神之聰明，不可欺也。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謂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也。無口過，易能慎言，語則無口過矣。無身過難，能踐履則無身過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所謂心過者，不必待見於事爲之際，思慮一萌，苟離于道，是爲過矣。既無心過，何思何慮，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難之有也。能無心過者，其惟聖人乎。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何過之有。未至於聖人，則未能無過。故孔子謂顏淵爲好學，則曰不貳過。又

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始可以謂之無身過者也。及其問仁，則告之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至於非禮勿動，則使之進於無心過之地也。故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夫心有一所動而在乎非禮，則遠于仁矣。顏子至於三月不違仁，則幾于聖者也。此道之妙，不可以言傳，學者當盡心焉。

觀物內篇之八

仲尼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知武王雖不逮舜之盡善盡美，以其解



天下之倒懸則下于舜一等耳。桓公雖不逮武之應天順人。以其霸諸侯一匡天下。則高于狄亦遠矣。以武比舜。則不能無過。比桓。則不能無功。以桓比狄。則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漢氏宜立乎桓武之間矣。

此言帝王之異。霸之於王固遠。然亦有功于時。故聖人猶取之。漢不純乎王而雜乎霸者也。舜武皆聖人也。所以異者。時不同故也。

是時也。非會天下民厭秦之暴且甚。雖十劉季百子房。其如人心未易何。

人君所恃以安者。人心而已。人心既去。一夫而已。故書

謂之獨夫紂也。

且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非異也。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乎。夫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移也。而又況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

得民心以仁。失民心以不仁。仁者好生。不仁者好殺。以虐政殺之。以白刃殺之。其殺一也。然白刃之所殺猶有能免者。虐政之所殺則無所逃矣。故虐政甚於白刃也。已殺之。使人殺之。其殺一也。已殺之。所殺猶寡。使人殺之。則所殺者衆矣。故使人殺之。甚於已殺之也。使人殺



之謂以虐政殺之也。以虐政殺之者。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故虐政甚於白刃也。又况既以虐政殺之。而又加之以白刃殺之耶。于是時也。天下之生靈墜于塗炭可知之矣。

秦二世萬乘也。求為黔首而不能得。漢劉季匹夫也。免為元首而不能已。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

利民則匹夫可以為元首。害民則元首欲為匹夫而不能。利害之間如此。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天之道非禍萬乘而福匹夫也。謂其禍無道而福有道也。人之情非去萬乘而就匹夫也。謂其去無道而就有道也。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直以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

天之禍福。視民之去就。民之去就。視君之仁與不仁。君之仁與不仁。在乎利民害民而已。利民則天降之福。害民則天降之禍。人君始于利民害民。而天之禍福卒及其身。及其子孫。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日既沒矣。月既望矣。皇不能不希矣。非星之希。是星難乎其為光矣。能為其光者。不亦希乎。漢唐既創業矣。呂武既擅權矣。臣不能不希矣。非臣之希。是臣難乎其為忠矣。能



爲其忠者不亦希乎。

忠臣之節見於危難。故曰不亦希乎。

是知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苟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死奚益。況其有正與不正者乎。與其死于不正。孰若生于正。與其生于不正。孰若死于正。在乎忠與智者之一擇焉。死固可惜。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死奚以寒責。生固可愛。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生何以收功。任天下之事易。於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易。於成天下之事。故聖人貴成天下之事。而不計乎死與生也。生

而敗天下之事。生以奚益。死而不能成天下之事。死以奚益。生也。死也。君子未嘗有所擇。所擇者。正與不正而已。不正而死。不若正而生。不正而生。不若正而死。君子無求生以害仁。不貴乎苟生以敗天下之事也。有殺身以成仁。貴乎成天下之事而死之以正也。至于死。則非君子之所得已。不得已而死。死而能有所成。則死猶生也。故君子必死之。雖然。唯聖人無死地。無死地者。不獨能知幾。而又且見于未萌也。所以能見於未萌者。以明乎理故也。如舜不爲象所害。孔子不爲匡人桓魋所殺。是也。凡能爲人所害所殺者。謂之仁。謂之難。則不可



以謂之聖也。然聖人非臨難苟免。蓋不至于苟免之地也。苟不能見於未萌。不幸而至于難。權輕重而義有所在。死其所當死。亦聖人之所許也。若子路之死於蒯瞶。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者也。故孔子謂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子不以柴之來爲非。則知由之死未爲是也。方子路之未死。孔子已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則知子路之死。聖人之所不取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使孔子死於匡。則顏淵必死之矣。若顏淵可謂知所事。知所死矣。後世之人不明義理。不擇所事而死於其難者有之矣。是特犬馬之忠而已。比之賣主以爲利者。固有間。然皆不得其死者也。嗚呼。君子之出處。所與所事實。死生之所繫。可不擇哉。

噫。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漢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斯二人。則漢唐之祚。或幾乎移矣。豈若虛生虛死者焉。夫虛生虛死者。譬之蕭艾。忠于智者。不由乎其間矣。

留侯梁公於漢唐其功大矣。古之成大事者。不務爲區區之小忠。以投人之耳目。志於遠者大者而已。

觀物內篇之九



仲尼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也自極亂至于極治必三變矣

變極亂爲極治亦必有漸故必至于三變也

三皇之法無殺五伯之法無生伯一變至于王矣王一變至于帝矣帝一變至于皇矣其于生也非百年而何

古者謂三十年爲一世天時人事更一世則變變極治而爲極亂變極亂而爲極治皆有漸次世變至于三則幾百年也

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如春溫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淒如也如冬冽

如也

皇帝王伯春夏秋冬其時如此溫燠淒冽其變如此

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天時不差則歲功成矣聖經不忒則君德成矣

天時聖經其道一也歲功君德由此而成也

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正之間有道在焉行之正則謂之正道行之邪則謂之邪道邪正由人乎由天乎

君子則正小人則邪邪正在人而所以使邪正之得行則在天故曰由人乎由天乎君子小人正道邪道猶天



之有消息盈虛。消息盈虛莫非天也。雖曰天亦由乎人也。故聖人獨責於人。盡人事而後可以言天也。苟一切歸之於天。則人事廢矣。是猶未嘗播種耕耘而罪歲者也。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則異也。其于由道一也。

嘗謂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天地人物皆由乎道者也。夫道也者。道無形行之則見于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道無形跡。故名之曰道。以謂如道路之道。名之曰道。則已在乎形跡之間矣。然則道果何在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孟子曰。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又曰。道若大路。然使天下之人由此而求之也。聖人語道。止可至此。在學者潛心焉。既由乎道。則知所歸矣。

或曰。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長者是。則消者非也。消者是。則長者非也。何以知正道邪道之然乎。吁。賊夫人之論也。

有君子之道。有小人之道。君子小人之進退。猶陰陽之消長也。一陰一陽。一消一長。天之道也。然聖人未嘗不助陽而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蓋陽之與君子。助而進。



之猶不足。陰之與小人。抑而退之。猶不能。人事不可以不盡。人事既盡。其成敗則繫乎天。非人力之所及也。故治亂。天也。君子不謂之天。有人事存焉。故也。

不曰。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謂之正道。君行臣事。臣行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行妻事。妻行夫事。君子行小人事。小人行君子事。中國行夷狄事。夷狄行中國事。謂之邪道。

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

夷狄行夷狄事。則上下各得其所。而天下治矣。故謂之正道。反此則亂矣。故謂之邪道。

至于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爲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爲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

所以謂之人倫者。尊卑上下皆得其理而已。得其理則治。失其理則亂。治則興。亂則亡。自古皆然也。嗚呼。人倫不明。而欲治天下。其可得乎。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三代之聖君。莫不由此以治天下。孔孟莫不以此



垂教於萬世。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爲我兼愛。豈不美哉。其弊則至於無父無君。爲天下之害也大矣。自三代而下。漢唐爲盛。未始不由治而興。亂而亡。況其不盛于漢唐者乎。

三代之盛。王皆由明人倫而興。其後世皆由廢人倫而亡。漢唐不逮三代之盛。其興也亦莫不由此而興。其亡也亦莫不由此而亡。如唐之太宗。人倫已不甚明矣。故其後世數致禍亂。嗚呼。有天下者。人之大倫。其可廢乎。捨是則與禽獸夷狄奚擇。夷狄之相殘。禽獸之相食。以

無人倫故也。

其興也。又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

臣不尊君。子不順父。妻不從夫。夷狄之凌中國。小人之勝君子。皆亂之道也。

噫。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邪。君子少而小人多邪。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

亂世多而治世少。小人多而君子少。由天之陰陽。陽數奇而陰數耦。陰常多於陽。而陽常少於陰。故君子之進



也常難。而退也常易。小人之進也常易。而退也常難。如是也。

天地尚由是道而生。況其人與物乎。人者物之至靈者。物之靈未若人之靈。尚由是道而生。又況人靈于物者乎。是知人亦物也。以其至靈。故特謂之人也。

天地人物皆由道而生。人靈於物者也。靈於物。故能宰萬物。

觀物內篇之十

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以日經日。則元之元可知之矣。以日經月。則元之會可知之矣。

以日經星。則元之運可知之矣。以日經辰。則元之世可知之矣。以月經日。則會之元可知之矣。以月經月。則會之會可知之矣。以月經星。則會之運可知之矣。以月經辰。則會之世可知之矣。以星經日。則運之元可知之矣。以星經月。則運之會可知之矣。以星經星。則運之運可知之矣。以星經辰。則運之世可知之矣。以辰經日。則世之元可知之矣。以辰經月。則世之會可知之矣。以辰經星。則世之運可知之矣。以辰經辰。則世之世可知之矣。

皇極經世則日月星辰元會運世以相經。而皆有數存焉。



性理大全書卷十  
也常難而退也常易。小人之進也常易而退也常難。理如是也。

天地尚由是道而生。况其人與物乎。人者物之至靈者也。物之靈未若人之靈。尚由是道而生。又况人靈于物者乎。是知人亦物也。以其至靈故特謂之人也。

天地人物皆由道而生。人靈於物者也。靈於物故能宰萬物。

觀物內篇之十

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以日經日。則元之元可知之矣。以日經月。則元之會可知之矣。

以日經星。則元之運可知之矣。以日經辰。則元之世可知之矣。以月經日。則會之元可知之矣。以月經月。則會之會可知之矣。以月經星。則會之運可知之矣。以月經辰。則會之世可知之矣。以星經日。則運之元可知之矣。以星經月。則運之會可知之矣。以星經星。則運之運可知之矣。以星經辰。則運之世可知之矣。以辰經日。則世之元可知之矣。以辰經月。則世之會可知之矣。以辰經星。則世之運可知之矣。以辰經辰。則世之世可知之矣。

皇極經世則日月星辰元會運世以相經。而皆有數存焉。



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會之元十二。會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運四千三百二十。會之世五萬一千八百四十。演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以日經日為元之元。其數一。日之數一。故也。以日經月為元之會。其數十二月。月之數十二。故也。以日經星為元之運。其數三百六十。星之數三百六十。故也。以日經辰

為元之世。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辰之數四千三百二十。故也。則是日為元。月為會。星為運。辰為世。此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也。一元象一年。十二會象十二月。三百六十運象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世象四千三百二十時也。蓋一年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故也。經世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是為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為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之間。猶一年也。自元之元更相變而至于辰之元。自元之辰更相變而至于辰之辰。而後數窮矣。窮則變。變則生。生而不窮也。皇極經世但



著一元之數使人引而伸之可至于終而復始也其法皆以十二三十相乘十二三十日月之數也其數見于前此不復詳其消息盈虧之說不著于書使人求而得之蓋藏諸用也此易所謂天地之數也

元之元以春行春之時也元之會以春行夏之時也元之運以春行秋之時也元之世以春行冬之時也會之元以夏行春之時也會之會以夏行夏之時也會之運以夏行秋之時也會之世以夏行冬之時也運之元以秋行春之時也運之會以秋行夏之時也運之運以秋行秋之時也運之世以秋行冬之時也世之元以冬行春之時也世之會以冬行夏之時也世之運以冬行秋之時也世之世以冬行冬之時也

春夏秋冬一歲之運其變如此在大運亦然不過乎陰陽消長而已

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伯以道行力之事也帝之帝以德行德之事也帝之王以德行功之事也帝之伯以德行力之事也王之王以功行功之事也王之皇以功行道之事也王之帝以功行德之事也王之王以功行功之事也王之伯以功行力之事也伯之皇以力行道之事也伯之



帝以力行德之事也。伯之王以力行功之事也。伯之伯以力行力之事也。

皇帝王伯一世之事。其道如此。在萬世亦然。不過乎因革而已。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非聖人無以盡之。所以仲尼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經。豈可畫地而輕言哉。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消長之有變。因革之有權。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事。非變非權。其孰能盡之。能盡權變者。其惟聖人乎。賢人則猶有所未盡也。小人而曰權變。則

詐而已矣。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國。冬之餘列也。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三國。伯之雄者也。十六國。伯之叢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李諸郡之伯。江漢之餘波也。唐。李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

三皇不言而化。故於時爲春。五帝典章備矣。故於時爲夏。三王法度成矣。故於時爲秋。五伯刑殺尚矣。故於時爲冬。得時之正者。皇帝王伯而已。漢雜乎伯。故王而不足。晉劣於漢。故伯而有餘。三國。伯之盛強者也。自十六



國至于南北朝。皆不足乎伯者也。隋方之於晉。猶父子也。唐方之於漢。猶兄弟也。皆不足于王而雜乎伯者也。隋季諸郡。唐季諸鎮。及乎五季。皆不足道也。故曰江漢之餘波。日月之餘光。日未出之星也。

自帝堯至于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書傳可明紀者。四海之內。九州之間。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強或羸。或唱或隨。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吁。古者謂三十年爲一世。豈徒然哉。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于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

上論歷代之治。此又論治世少亂世多。蓋自堯舜以來。一治一亂。興廢之間。不過一二世。而其風已衰矣。自極亂而至極治。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天下始一變矣。古者謂三十年爲一世。不獨天時之變如此。在人事一變亦非三十年則不可。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三變則百年矣。故必百年而後功成治定也。然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子孫又未必皆賢。而不克嗣述者多矣。時之難如此。



人之難又如此。則治世所以少而亂世所以多也。

觀物內篇之十一

太陽之體數十。太陰之體數十二。少陽之體數十。少陰之體數十二。少剛之體數十。少柔之體數十二。太剛之體數十。太柔之體數十二。進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退太陽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進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退太陰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是謂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一百六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九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太陰少

陰太柔少柔之用數一百五十二。以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唱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是謂日月星辰之變數。以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是謂水火土石之化數。日月星辰之變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動數。水火土石之化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植數。再唱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變化通數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謂之動植通數。日為太陽。其數十。月為太陰。其數十二。星為少陽。其數十。辰為少陰。其數十二。石為少剛。其數十。土為少柔。其數十二。火為太剛。其數十。水為太柔。其數十二。太陽少



陽太剛少剛之本數四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本數四十有八。以四因四十得一百六十。以四因四十八得一百九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六十數之內退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一百九十二數內退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用數也。陰陽剛柔互相進退。去其體數而所存者謂之用數。陰陽剛柔所以相進退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天地交際之道也。以一百一十二因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水。以一百一十二因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火。以一百一十二因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土。以一百一十二因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石。以一百一十二因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化數。以一百一十二因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日月星辰。

二因一百一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日月星辰之變數。變數謂之動數。化數謂之植數。以二因七千二百十四。得一萬七千二百十四。是謂動植之通數。此易所謂萬物之數也。或曰。經世之數與大衍之數不同。何也。曰。易用九六。經世用十十二。用十十二。用極數也。十去其一則九矣。十二分而為二則六矣。故日陽也。止于十。月陰也。止于十二。此之謂極數。大衍經世皆本於四。四者。四象之數也。故大衍四。四因九得三十六。是為乾一爻之策數。四因六得二十四。是為坤一爻之策數。六因三十六得



二百一十有六。是為乾一卦之策數。六因二十四得百四十有六。是為坤一卦之策數。乾坤之策凡三百六十也。三十二因二百一十六得六千九百一十有二。是為三十二陽卦之策數。三十二因百四十有四得四千六百有八。是為三十二陰卦之策數。合二篇之策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如太玄之數則用三數。聖賢立法不同。其所以為數則一也。

日月星辰者。變乎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雨風露雷者也。暑寒晝夜者。變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風露雷者。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暑變飛走木草之性。寒變飛走木草

之情。晝變飛走木草之形。夜變飛走木草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

有日月星辰則有暑寒晝夜。蓋日為暑。月為寒。星為晝。辰為夜也。有水火土石則有雨風露雷。蓋水為雨。火為風。土為露。石為雷也。有暑寒晝夜則有性情形體。蓋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也。有雨風露雷則有飛走木草。蓋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也。暑寒晝夜雨風露雷又相交感而變化焉。此萬物之所以生也。



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飛走木草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天地陰陽萬物由之以生。人備天地萬物而靈于萬物者也。

觀物內篇之十二

有日日之物者也。有日月之物者也。有日星之物者也。有日辰之物者也。有月日之物者也。有月月之物者也。有月星之物者也。有月辰之物者也。有星日之物者也。有星月之物者也。

之物者也。有星星之物者也。有星辰之物者也。有辰日之物者也。有辰月之物者也。有辰星之物者也。有辰辰之物者也。

日日之物。太陽之太陽者也。日月之物。太陽之太陰者也。日星之物。太陽之少陽者也。日辰之物。太陽之少陰者也。月日之物。太陰之太陽者也。月月之物。太陰之太陰者也。月星之物。太陰之少陽者也。月辰之物。太陰之少陰者也。星日之物。少陽之太陽者也。星月之物。少陽之太陰者也。星星之物。少陽之少陽者也。星辰之物。少陽之少陰者也。辰日之物。少陰之太陽者也。辰月之物。少陰之太陰者也。







民者也。有伯帝之民者也。有伯王之民者也。有伯伯之民者也。

無爲之謂皇。尚德之謂帝。尚功之謂王。尚力之謂伯。皇之民者。皇之皇者也。皇帝之民者。皇之帝者也。皇王之民者。皇之王者也。皇伯之民者。皇之伯者也。帝皇之民者。帝之皇者也。帝帝之民者。帝之帝者也。帝王之民者。帝之王者也。帝伯之民者。帝之伯者也。王之皇者也。王帝之民者。王之帝者也。王之王者也。王伯之民者。王之伯者也。伯皇之民者。伯之皇者也。伯帝之民者。伯之帝者也。伯王之民者。伯之王者也。伯伯之民者。伯之伯者也。均爲皇也。均爲帝也。均爲王也。均爲伯也。其世變汚隆不同如此。

皇皇民者。士士也。皇帝民者。士農也。皇王民者。士工也。皇伯民者。士商也。帝皇民者。農士也。帝帝民者。農農也。帝王民者。農工也。帝伯民者。農商也。王皇民者。工士也。王帝民者。工農也。王王民者。工工也。王伯民者。工商也。伯伯民者。商士也。伯帝民者。商農也。伯王民者。商工也。伯伯民者。商商也。

由道之謂士。務本之謂農。興作之謂工。趨利之謂商。皇帝王伯世變不同如此。故士農工商民俗之澆淳不同。



如此

飛飛物者。性性也。飛走物者。性情也。飛木物者。性形也。飛草物者。性體也。走飛物者。情性也。走走物者。情情也。走木物者。情形也。走草物者。情體也。木飛物者。形性也。木走物者。形體也。草走物者。體情也。草木物者。體形也。草草物者。體體也。

性情形體有同異。所以物之有氣類也。

士士民者。仁仁也。士農民者。仁禮也。士工民者。仁義也。士商民者。仁智也。農士民者。禮仁也。農農民者。禮禮也。農工

民者。禮義也。農商民者。禮智也。工士民者。義仁也。工農民者。義禮也。工工民者。義義也。工商民者。義智也。商士民者。智仁也。商農民者。智禮也。商工民者。智義也。商商民者。智智也。

仁義禮智有等差。民俗之所以不同也。

飛飛之物一之一。飛走之物一之十。飛木之物一之百。飛草之物一之千。走飛之物十之一。走走之物十之十。走木之物十之百。走草之物十之千。木飛之物百之一。木走之物百之十。木草之物百之千。草飛之物千之一。草走之物千之十。草木之物千之百。草草之物千



之千

飛飛之物一之一。謂爲一物而兼兆物者也。自此各有等差。以至於草草之物。物之極細者也。故爲千之千。物之巨細如此。

士士之民一之一。士農之民一之十。士工之民一之百。士商之民一之千。農士之民十之一。農農之民十之十。農工之民十之百。農商之民十之千。工士之民百之一。工商之民百之十。工工之民百之百。工商之民百之千。商士之民千之一。商農之民千之十。商工之民千之百。商商之民千之千。

士士之民一之一。謂爲一人而兼兆人者也。自此各有等差。以至於商商之民。民之極細者也。故爲千之千。人之賢愚如此。

一一之飛當兆物。一十之飛當億物。一百之飛當萬物。一千之飛當十物。十一之走當億物。十十之走當萬物。十百之走當千物。十千之走當百物。百一之木當萬物。百十之木當千物。百百之木當百物。百千之木當十物。千一之草當千物。千十之草當百物。千百之草當十物。千千之草當一物。

此物之所以有巨細也。



一一之士當兆民。一十之士當億民。一百之士當萬民。一千之士當千民。一十之農當億民。十十之農當萬民。十百之農當千民。十十之農當百民。百一之工當萬民。百十之工當千民。百百之工當百民。百十之工當十民。千一之商當千民。千十之商當百民。千百之商當十民。千十之商當一民。

此人之所以有賢愚也

爲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非巨物而何。爲一一之民能當兆民者。非巨民而何。爲千千之物能分一物者。非細物而何。爲千千之民能分一民者。非細民而何。

爲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謂以一物而可以兼兆物。物之至者也。爲一一之民能當兆民者。謂以一民而可以兼兆民。人之至者也。爲千千之物而分一物者。物之細者也。爲千千之民而分一民者。人之細者也。

固知物有大小。民有賢愚。移昊天。生兆物之德而生兆民。則豈不謂至神者乎。移昊天。養兆物之功而養兆民。則豈不謂至聖者乎。吾而今而後。知踐跡爲大。非大聖大神之人。豈有不負於天地者矣。

物有巨細。民有賢愚。皆由所稟而然。萬物各得天地之一端。萬物之中。復有巨細。人能兼萬物而亦有賢愚之



異猶物之有巨細也。聖人則既兼兆物矣。又能兼兆民。非獨兼人兼物也。又能兼天地。故能彌綸天地。能兼兆物。故能曲成萬物。能兼兆民。故能通天下之志。此所以能生兆物。養兆民也。人之一身。實具天地萬物。唯聖人則能反身而誠。踐而履之。如是。則不負于天地矣。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

以目觀物。見物之形。以心觀物。見物之情。以理觀物。盡物之性。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是謂真知。聖人亦不過如是而已矣。

夫鑑之所以能為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



鑑以金爲之。工出人手。鎔冶模範有所不同。則其明之照物有時乎差矣。故不若水之爲明。出於自然也。水能照表。不能照裏。微風過之。清明動於上。重濁亂于下。則不得大形之正矣。故不若聖人之明也。聖人之明。表裏洞照。幽明必燭。天下之物無出之者。以其能反觀也。能反觀者。以萬物皆備於我。自我而觀之也。自我而觀物。則能物物而不物於物。不物於物。故能以物觀物。能以物觀物者。能無我故也。

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

能明乎理。則能反觀。能反觀。則能無我。不以我觀物者。能無我故也。爲天下之害者。莫大乎有我。有我。則無自而可矣。世之人。所以至於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善爲惡。以惡爲善。以治爲亂。以亂爲治。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顛倒錯亂。無所不至者。皆以我爲之蔽也。故君子之患。在蔽於我。衆人之患。在蔽於物。蔽於我。蔽於物。君子衆人。雖不同。其害道一也。

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

人之生也。同乎天地。我之與人。人之與物。本乎一道。故聖人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趨利避害好生惡死之心。我之與人。人之與物。未嘗異也。一有我於其間。則責於己無所不厚。施於人無所不薄。推是心以往。則無所不至。是皆聖人之罪人也。

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爲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爲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心爲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于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于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于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

于樂也不亦大乎。

聖人能同乎天。能同乎天。故能同乎人。能同乎人。故能用天下之目爲己之目。天下之耳爲己之耳。天下之心爲己之心。孟子曰。大舜善與人同。所以能明四目。達四聰。蓋由斯道也。

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此篇明觀物之大旨。所以謂之觀物者。天地亦物也。而況於己乎。己亦物矣。而況於人乎。人亦物矣。而況於物乎。夫天地人物至于一己。皆同乎物矣。然後能觀物。觀物之旨。不亦深乎。天地之大。有生之類。皆物也。物皆有理。自非有道者。其孰能觀之哉。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以目觀物者。見於前而忘其後。得於近而遺於遠。烏足以盡天下之物哉。以心觀物者。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烏足以盡天下之物哉。以理觀物。則是是

非非。善善惡惡。無遠無近。無前無後。無得而逃於吾之所觀矣。無得而逃於吾之所觀矣。無得而逃於吾之所觀矣。天下之理。皆得所以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理者窮之而後知。性者盡之而後知。命者至之而後知。此三知者。聖人之真知也。知是三者。則其於天下之事。何所不知矣。夫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不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不若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以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如是。則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



性理大全書卷十  
可知矣。且我亦人也。則烏有所謂我哉。我與人皆物也。則烏有所謂物哉。無物無人無我矣。然後能用天下之目爲己之目。用天下之耳爲己之耳。用天下之口爲己之口。用天下之心爲己之心。能合天下之耳目心口。其於聞見謀論。不亦廣大高遠乎。唯其用天下聞見謀論。以爲聞見謀論。則夫何爲哉。無爲而已矣。故曰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如是。則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十





